

《溝通與發展》四十年後回顧

切利總主教

課題在隨後的教宗訓導中不斷出現。

梵二會議之後，每位教宗都以關切和重視的態度應對其時代的傳媒。這與我們所看到初期教會的趨向一樣，就是採納新興的傳播方法。

該份文獻概述各項指導教會如何評論傳媒、如何與傳媒協作的原則。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三日，教會按《大眾》法令的要求，頒佈《溝通與發展》牧民訓示（*Communio et Progressio*，以下簡稱《溝通》文告），更詳盡闡明各項指導教會傳播工作的見解。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四十年來文告中許多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代表這旅程中關鍵的一步。教宗若望廿三世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五日宣佈召開會議，討論人類在現代面對的種種問題，並重新發現福音訊息。一九六零年代的深刻特徵，就是社會正在變化；而且當時由於科技革新，傳媒越來越重要，其覆蓋範圍不斷擴展，並

在全球社會產生無所不在的影響。

在梵二大公會議上，與會神長有清晰明確的目的，就是建立共識，將教會理解為一個團體；與人類同行在旅途上，並投身於對話及互相了解。至於傳播工作方面，教會希望面對當時新媒體出現的挑戰。當時的傳媒甚至改變人們獲得資訊，以及建立輿論的方法。

因此，在討論傳媒問題時，有必要恰當地考慮這些傳播方法，好能在這個新時代作一個知情的參與者。在這新時代中，報刊、電台、電影和電視對眾人的日常生活帶來日益強大的影響力。內容更為詳細的《溝通》文告，是在大公會議後發表的，但絕對忠於大公會議的訓導和洞見。文告所關注的，是理解傳媒和傳播方法如何可以促進教會的使命和全人類的益處。紀念此文告頒佈四十週年，讓我們有機會回顧教會的訓導隨後的發展，尤其考慮到傳媒在這期間已發生巨大的轉變：社交媒體的出現、無線和流動通訊、

全天候新聞報導、網誌、網絡，這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組成部份，而且應該受到人類學和倫理的考慮。

《溝通》文告透過傳播的角度來察看救恩史。指示指出每個人的聖召就是尋求真理，而真理的高峰就是當「基督啓示自己為完美的傳播者。」（《溝通》，二）「傳播顯然超越意念和情感的表達。其最深入的層次就是在愛中交付自己。」（《溝通》，二）這完全在基督身上實現；祂降生成人，承擔了祂願意溝通的人的狀況。因此，人類的傳播在基督之內有了意義、價值和目標。

傳播工作的神學基礎在於常常指向與天主共融，指向我們在耶穌基督內共通的人性，並與邀請到教會的團體。因此，凡是能夠幫助我們在真正共融中成長的傳播，都是積極的，必須比任何消極的傳播得到更多支持，因為後者導向不和及分裂。

我們身為基督徒的生活因而可以用傳播來

定義。因此，即使在初期，培育已被視為關鍵的元素：「正如上文所解釋，培訓人以各項支配人類社會傳媒工作的基本原則為依據，現今對眾人顯然是必要的。」（《溝通》，64）。培育傳遞資訊者及接受資訊者是必要的，以便學習如何以具辨別力和創意的方法使用傳媒，好能服務人的位格：

「社會傳播的媒體是為人類，傳播者應該滿懷服務人類的渴望。如果他們真正認識和愛人，才可達到這目的。」（《溝通》，72）

文告的結語彷彿預見我們本身的時代：「天主子民在歷史中行走。他們基本上既是傳播者也是接受者，隨著與自己的時代並進，他們懷著信心，甚至滿懷熱誠期望傳播在太空時代的發展可能提供的一切。」（《溝通》，187）

我們必須緊記教會在過去四十年來面對社會傳播演變帶來的挑戰，以便好好地校正教會傳播的方法，但不是校正福傳的內容。因此之故，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七五年談及傳媒時說：「一

旦利用這些工具為福音服務，則將會無限度地擴展宣傳天主聖言的範圍，也可使億萬的人聽到福音。教會如果不利用人的技巧每天改進的有力工具，她在主前罪不可逭。」（《在新世界中傳福音》，45）

這些主題和新觀點在《溝通》文告二十周年得以進一步闡述。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一日，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發表《新世紀》（*Aetatis Novae*）牧民訓示。按照現行的發展來看，《新世紀》牧民訓示包含另外一種「先知的」手法，因為這些發展曾幾何時幾乎是難以置信的。

傳播被視為福傳服務，但除了這個觀點外，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大眾》法令，考慮到傳播服務公益個宗旨，它得到更廣泛和越來越正面的理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樣總結：「現代的第一個阿勒約帕哥是傳播界，它連結人類，使人類成為所謂的『地球村』。」（《救主的使命》，

通諭37c）

《新世紀》牧民訓示牢記那個意識，進入一個傳播越來越迅速，傳播範圍有待重新擬訂的時代。這時刻只標誌著一個過程的開始：重新定義全球社會的語言，甚至文化，但不是牧民訓示所強調天主——人類——傳播的深入關係：「在此，聖言成了血肉，天主的自我通傳是決定性的。藉著耶穌的言行，聖言為全人類是解放的、救贖的。天主愛的自我啓示，與人對信仰的回應結合，構成深度的對話。人類歷史和所有人類關係都存在於天主在基督身上自我通傳所建立的架構之內。歷史本身是指向成為一種天主的話，它也是人類聖召的一部份，透過具創造性的新方法，持續地、無限地傳播天主的和好之愛，從而促成這召叫的實現。」（《新世紀》，6）

若望保祿二世在二零零五年一月廿四日頒佈的《迅速發展》（*The Rapid Development*）宗座牧函中，肯定教會在傳播方面的手法，考慮到科技所帶來不可思議的發展，也考慮需要強調基本

的倫理和道德幅度。「不要害怕新科技！這些『驚人的技術發明』，是天主讓我們隨意發現，使用和傳達真理，還有關於我們的尊嚴、關於我們身為祂的子女、永恆王國的繼承人的真理。不要害怕遭到世界反對！耶穌已向我們保證：『我已戰勝了世界！』（若 16:33）甚至不要害怕你本身的軟弱和不足！師傅說：『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傳播基督的希望、恩寵和愛的訊息，在這逝去的世界裡，時常保持天堂的永恆觀點；這觀點是任何傳播媒介都不能夠直接傳遞的，『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迅速發展》，14）

近期有關傳播的反省的主要洞見是：傳播的迅速轉變基本上不是科技的轉變，而更加是傳播文化的轉變。新科技容許我們更迅速地傳播，跨越更大的距離、更便宜的成本、更多的資訊。然而，最重要的結果是傳播的現象本身帶來的改

變。新科技已改變學習、搜集新聞、傳播和培育輿論的模式。若望保祿二世憑直覺知道這些改變，他如先知般地說：「也需要把此訊息整合於現代傳播的『新文化』中。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新文化』並不僅源出於最終表達的任何內涵，而且由於有新的傳播方法、新的言語、新的技術和新的心理學。」（《救主的使命》，37c）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最近的反省中，一貫地回到傳播的文化幅度。他在《第四十二屆世界傳播日（二零零八年）文告》中寫道：「媒體在社會中所擔當的角色，已被視為『人類學』問題不可少的部分，成了第三個千年的重大的挑戰。大眾傳播媒體的情況……同樣都牽涉到人及與人有關真理的基本問題」（第4節）。重要的是，教宗強調傳媒的重大責任：「促進人認識有關人性的真理，駁斥那些企圖否認或毀滅這些真理的人。我們甚至可以說，大眾媒體的首要使命，就是尋求和表達關於人的真理。」（第5節）

教宗本篤十六世要求那些在傳媒這多元世界工作的人，不但要努力保持專業並尊重倫理準則，而且持守種種道德和理智的美德；這些美德在個人與傳媒及與傳播之間的錯縱關係中，特別顯得重要。換句話說，教宗在仔細反省傳媒的科技幅度，以及傳播重整人際交往的時空幅度的能力時，呼籲我們不要忽略，傳媒會為人帶來經驗、知識和傳遞文化方面的新現實。

教宗心懷全人類，但他特別注意兒童和青年；他們是這背景下的「數碼土著」（digital natives）。因此，他指出：「今天教育所面臨的複雜挑戰，常常與目前世界上頗為普遍的媒體影響力息息相關。」（參閱《第四十一屆世界傳播日（二零零七年）文告》）他清楚地概述複雜的教育全貌，並要求培養集體責任感。

同時，他並不排除教會及其牧者的責任，卻想起「新興科技的發展和巨大的數位化世界代表著一個由人為整體的和對每個個體而設的巨大的

資源，他能成爲刺激衝突和對話的媒體。但這個發展同樣代表一個巨大的機會給那些信者。沒有一個因著基督的名並與被高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緊密團結的人會被關在門外。所有司鐸在使用新媒體提供更新的和更遠的福傳可能性，激勵他們……與教會的普世福傳緊密聯合起來。」（參閱《第四十四屆世界傳播日（二零一零年）》文告）

隨著科技的發展，不同的地理和文化背景傾向融合，但「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這重大挑戰仍存在。因此，教宗本篤說：「因此，我們要設法確保這些網路得以建立的數碼世界，能真正開放給所有人享用。假若經濟較差和被社會排擠的人，無法享用這些更快和更有效分享知識和資訊的新媒體，或這些媒體只加深了窮人與那些促進人類社交和資訊的新網路的差距，那將會是人類未來的一大不幸。」（參閱《第四十三屆世界傳播日（二零零九年）》文告）

除了縱觀有關傳播的教會文件外，考慮到這

些著作（除了它們的歷史背景外）也包含一些永恆的主題，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教會與傳播方法的關係；這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繼續透過開放的對話而演變。福音的宣講是基本幅度，這訊息普遍爲衆人是有實際重要性的。考慮到不斷改變的文化背景和科技趨向正邁向傳媒匯合，而以任何適用於修道者、平信徒、生產者及消費者的方法支援培育工作，都非常重要。

自從人類開始出現以來，傳播一直是人類生活的重要部份，因爲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向別人表達自己，突破孤立的世界，克服種種障礙，並與別人溝通，分享人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內在存有。

原始人把他的山洞的牆壁刻上岩畫，現代人則在網誌撰文，在兩者之間有一種延續。眾人都受到同一的渴望推動，那就是表達自己。不同年代的人因著對友誼的同一需要而聚集，彼此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參閱「第四十三屆世界傳播

節（二零零九年）文告」不論是年輕人，或是不太年青的人，本能上已發現這需要。旅程仍未結束，而且很可能會無限期地繼續，但是，傳播的教會已在旅途上，並繼續與人類一起上路。

筆者希望以一些特別與亞洲相關的反省作總結。對於那些參與教會傳播使命的人來說，其中一個主要功能就是成爲天主聖言的聲音。這不是容易的挑戰，因爲它要求認真反省，如何最能使聖言在亞洲這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中引起共鳴。不用說，在宣講時必須懷著尊重和一種充滿宗教交談的洞見的精神——不容膚淺而不負責任的改變宗教。然而，應該完全宣講福音，並意識到在天主聖言內，才找到對人類最深渴望的圓滿回應。

天主對眾人的愛透過耶穌基督的生活、死亡和復活中表達出來。這個喜訊的傳播統一教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並弄清它們的意義。這尤其適用於福傳：傳播工作不僅是福傳的一個幅度；沒有

傳播，根本不能有福傳。

當拉丁美洲主教團在阿帕雷茲達朝聖地承諾要作一個「恆常處於傳教狀態的」教會時，正好強有力地表達出教會是福傳的媒介。這種自我瞭解無須局限於拉丁美洲的教會，並有益於我們眾人，不論我們身在何方。他們提出的定義同樣普遍應用於宣講福音的意義：「宣講福音就是邀請在欣賞那賦予生命的天主之愛中成長；這份愛是藉著死而復活的基督賜予我們。這是我們必須宣告的首個真理，自己也要再聆聽，好使這份恩寵在基督徒生命，以及教會的一切福傳努力中享有絕對優次。因天主的恩寵，我成爲今日的我。（格前 15:10）」

教會在傳播方面的努力，清楚地服務它作「拯救普世的聖事」（教會憲章 48）的使命，並向那從沒有聽過耶穌的名字的人宣講福音。此外，我們的傳播擔當一個特別的角色，就是支持那些生活在基督徒屬少數族裔的文化環境中的信

徒的信仰和歸屬感，他們在表達和慶祝信仰時面對特別挑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五年向

「亞洲真理電台」發表演說，涉及所有促成教會在亞洲傳播推廣的人士。他說：「我在此必須感謝你們，因為你們的廣播已為沉默的教會，以及為所有因忠於基督立為教會合一的可見基礎的那一位置而經已受苦並繼續受苦的基督徒帶來安慰和力量。」

《溝通》文告在一個非常獨特的背景下成文，其使命亦受到那個文化背景影響。今天，我們必須同樣關注到我們正在更大的背景下運作。這背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全球化的出現作為全世界的現象，然而，它對亞洲的影響尤其強大。面對這背景，最好是想起眾人都蒙召組成一個人類大家庭，而那個家庭的所有成員必須獲承認享有同一的基本尊嚴，也享有同一權利——這個普遍真理也應在亞洲得以維護。我們在反省全球化的時候，往往集中於經濟、技術和金融

動態，但我們也應該關注與全球化現象相關的人性、文化和屬靈的後果。

亞洲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人們離開家園，在新建立的工業中心找工作；由這變化所帶來的種種改變已影響到家庭，以及長期建立的社區生活模式。有時候，在某些經濟模式裡，競爭風氣很強，使人類沒有團結的餘地。新的經濟體系可能為某些人提供很多機會，但是，窮人和環境卻要付出沉重代價。我們必須要問的是，新經濟模式對人類生命會帶來（如果不是強加）哪些新的理解。如果僅僅以物質富裕和消費主義來衡量人類進步，是否會有危險？有沒有給信仰或給內在或精神價值留有餘地？教會的傳播者可以為人類大家庭的益處作出龐大貢獻，對抗那些貶低人的意義並否認人的圓滿身份和尊嚴的哲學。至於人類文化方面，這同樣是真的——在一個更全球化的世界所提議的一些價值觀，正威脅部份豐富和高尚的亞洲古老文化傳統的興盛。正如教宗若望保

祿二世說：「全球化不可以是殖民主義的新版本。」

它必須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因為民族之間的普遍和諧中，文化是演繹生命的鑰匙。尤其是，它不可剝削窮人最珍貴的東西，包括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因為真正的宗教信念最能清晰地展現人的自由。」（「宗座社會科學學院演講」，2001年4月27日）

教會的傳播者忠於《溝通》文告，尤其參與了促進社會正義、人類和尊嚴、公平的發展形式，以及愛護地球。教會就這些議題的聲音已讓我們得到很多非基督信徒和積極份子的尊重。他們對這訊息所持的開放態度應理不會使我們驚訝。重要的是，在表達這訓導時，我們要承認它深深植根於耶穌的訓誨。天主教社會訓導不僅是另一種「啓蒙思想」，而是最終以耶穌的言行為基礎。耶穌以祂的生命和死亡體現了一種服務和愛的方法，繼續給我們的世界帶來希望。基督徒的綱要——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的綱要，耶穌的綱要——

是「一顆不斷察看世界的心」。這這顆心可以看到哪裡需要愛，就採取相應行動。（參考《天主是愛》通諭）

在嘗試尋找方法談論耶穌（祂的精神賦予我們的社會訓導生命和意義）和尊重其他宗教傳統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自由之間尋求平衡時，我們可以受益於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話：「愛德不應該成為今天所說的宗教擴張主義的工具。愛是無償的，不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而實行。可是這並不意謂著愛德行為應該將天主和基督放在一邊。

愛德常是全人的行為。很多時候，痛苦的最深根源正是沒有天主的臨在。以教會的名義實行愛德從來不應該將教會的信德強加給別人。我們會意識到在其純潔與無償中，愛是天主最好的見證，我們相信天主，是他推動我們去愛。基督徒知道什麼時候適合應該去談論天主，什麼時候應該沉默，只讓愛來講話。」（《天主是愛》，31）

□